1945年2月至7月,中共在延安召开前后有43天的“华北座谈会”。会议后来发展为对彭德怀的过火批判,其影响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。

1945年批判彭德怀影响延续至庐山会议

不少人对彭德怀有看法

按毛泽东的意思,华北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,但他还有一层想法,在华北,不少人对彭德怀有看法,时常在背后议论。因此,很有必要找一种形式,让这些人把对彭德怀的意见提出来。就是彭德怀本人也这么说: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——臭气出了名的,让大家批评批评也好嘛。

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番自我检讨,会议开始演变成猛烈批判。首先打响批彭重炮的,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。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: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;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,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,帮了蒋介石的忙……

因为一些干部此前对彭德怀有意见,全场几乎一致批判百团大战。对彭德怀有积怨的罗瑞卿当着彭德怀的面说:“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,修正错误,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,修正真理。”只有少数人为彭德怀打圆场,如萧克的发言“也批评了彭的错误”,但说“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,扫除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”等,但马上有人说他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。

上升到反经验主义的高度

随着会议的深入,对彭德怀的批判上升到反经验主义、反教条主义的高度。这实质上与反王明路线有密切关系。王明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“十二月会议”,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、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,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。会议宣称“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一切服从抗日”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,于是也就通过了王明的报告,这标志着王明右倾路线的实际形成。“十二月会议”结束后,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王明讲话精神,组织学习了以王明讲话为基调的宣言。他后来承认: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,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,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认识不清。

当时作为经验主义整风的主要对象,还涉及到周恩来等人。当时苏联驻延安的代表、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电报中称:“毛泽东把刘伯承、彭德怀、叶剑英、周恩来、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。”例如周恩来,延安整风期间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代表。他不得不屡作自我批评,甚至是过分的检讨。

许多老债庐山会议被翻出

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进行批评,对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结论,但影响是深远的。这影响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上纲上线、全面否定。罗瑞卿在庐山会议上就对彭德怀说:“华北会议你不服,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。”

从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来看,许多内容早在华北座谈会上已提出了,比如关于平江起义是“入股革命”、虚伪的生活朴素(所谓“在生活上学冯玉祥”)、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、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、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、闹独立性等。

华北会议即将结束时,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一再作检查。然而,他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是有着抵触情绪的。他把这种抵触情绪带到了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,说出几句过头的话。毛泽东曾当众说:“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,他骂娘,不服。说操了他40天,他现在要操20天。好,予以满足。”毛泽东震怒,与会者基本站在毛泽东一边,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

(据《湘潮》、《文史精华》)

毛泽东1957年忘了自己曾诗赞彭德怀

“山高路远坑深,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?惟我彭大将军!”这首毛泽东的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为众多人熟知,其背后却有着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捷报传来,毛泽东即兴赋诗

长征已近尾声的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,蒋介石集团的宁夏马鸿逵、马鸿宾的骑兵部队追了上来。毛泽东把砍掉“尾巴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。

彭德怀与周恩来、叶剑英共同拟定发给毛泽东的作战电报,在分析军事地形时,写了“山高路远沟深”一句电文。根据作战方案,1935年10月20日夜,彭德怀指挥红军,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,吃掉敌1个骑兵团,击溃敌2个骑兵团,俘虏敌官兵700余人,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。毛泽东心情异常兴奋,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:“山高路远坑深,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?惟我彭大将军!”其中“山高路远坑深”,是对彭德怀等人的作战电文中“山高路远沟深”一句,略作文字修改而成。

这次战斗结束后,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,恰逢毛泽东不在,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赞颂自己的诗,感到很不安。于是随手拿起笔,将最后一句改成了“惟我英勇红军”,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。

错注惹祸,毛泽东反对发表

1947年8月1日,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《战友报》以《毛主席的诗》为题,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赞颂彭德怀的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。但编者不慎出现史实错误,将这首诗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斗(1935年9月)之后写成的。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,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,留下了最初的隐患。转眼到1954年建军节,《解放军报》沿用《战友报》原文原注释,再次发表了这首诗。也就在这时,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发现了错误注释,遗憾的是,当时整日忙于事务的彭德怀没把这个当回事。他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,却并没有督促有关方面彻底纠正这个错误。

1957年,《东海》文艺月刊亦准备刊登这首诗。编辑部于2月6日致信毛泽东请求校阅诗稿,信中仍沿用《战友报》的误注,把该诗说成是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,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的诗句。百忙之中的毛泽东,则在1957年2月15日的回信中简单地解释说:“编辑部同志们:记不起了,似乎不像。拉(腊)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,我亦在前线,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。那几句不宜发表。”

多方考证,1986年还原史实

1959年庐山会议后,彭德怀遭遇不公正批判,党内极少数人攻击彭德怀说: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。对此,彭德怀曾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护。他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了毛泽东赠诗及自己改诗的经过,并写道:“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,毛主席与我不仅没有什么隔阂,还表现了相互依赖。”

鉴于毛泽东在致《东海》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,加上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,这首诗当时很少有人提及。直到彭德怀的冤案平反后,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,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改诗的历史事实,指出了该诗写于长征末期,并非是攻打腊子口之后。经多方面史实考证,1986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诗词选》将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正式收入,还了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
(据《世纪》、《风雅毛泽东》)

彭德怀的破布鞋惊呆俘虏

1947年10月中旬,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克清涧,歼敌6000多人,俘敌整编76师。战后的一天,一队解放军把俘获的国民党师长及其他军官等人从清涧、绥德往山西押解,下午两三点钟让俘虏们在河边一棵大树下歇息。

这时,从西边走来两个人,前面是一个青年军人,背着短枪,牵着马;后面数十步外走着一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,他光着头,帽子抓在手里,脚上的布鞋已破烂得穿不住,用麻绳绑在脚面上,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。有一位挑水的农民在树荫下休息。那位中年人笑嘻嘻地走近问:“你给家里挑水啦?我想喝你几口水,行吗?”

农民见是自己部队的同志,自然同意,说:“你尽量喝吧。”

那位中年人随即俯下身子,就着桶沿狠喝了几口,随后又追赶前面的青年去了。俘虏们见中年人的一身军服和士兵毫无两样,甚至脚上的布鞋已破烂得要用麻绳捆着。但是,前面有个牵马的人走过去,中年人的风度也不像一般人——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,心中正犯嘀咕。

这时,押解俘虏的解放军有人认出,互相小声地说:“看,彭总,那是彭总。”这话被俘虏们听见了,他们立即站起来直身观望。

有的人竟惊恐地叫起来:“我们就是败在他的手下,当了他的俘虏,真可怕!”更有人说:“完了!国民党完蛋了!非彻底失败不可,天有眼!天下哪有我们立足之地!”

——这是师哲老人回忆录中记述的一幕。这些俘虏还不笨,他们看到彭总的装束、举止,对比国民党军队的情况,已经明白国民党腐败,注定失败;共产党军民、官兵密切,上下齐心,专一作战,一定胜利,因而悲哀、绝望!惊恐万状!

秦基伟:一件皮衣不是小事

朝鲜战场上,有一次我军缴获一件美军的皮夹克。秦基伟觉得熨帖合身,便穿在自己身上。军直属队开会的时候,文工团一位女同志递上来一张条子,上面写道:“一切缴获要归公,请军长把皮夹克脱下来给我们演戏用。”秦基伟未作理睬。第二天开会,秦基伟仍然穿着那件皮夹克。又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:“军长,请尊重群众的意见,把衣服脱下来!”秦基伟的警卫员也提了意见。秦基伟顿感一件皮衣不是个小事,便换了下来。

(据青岛新闻网)